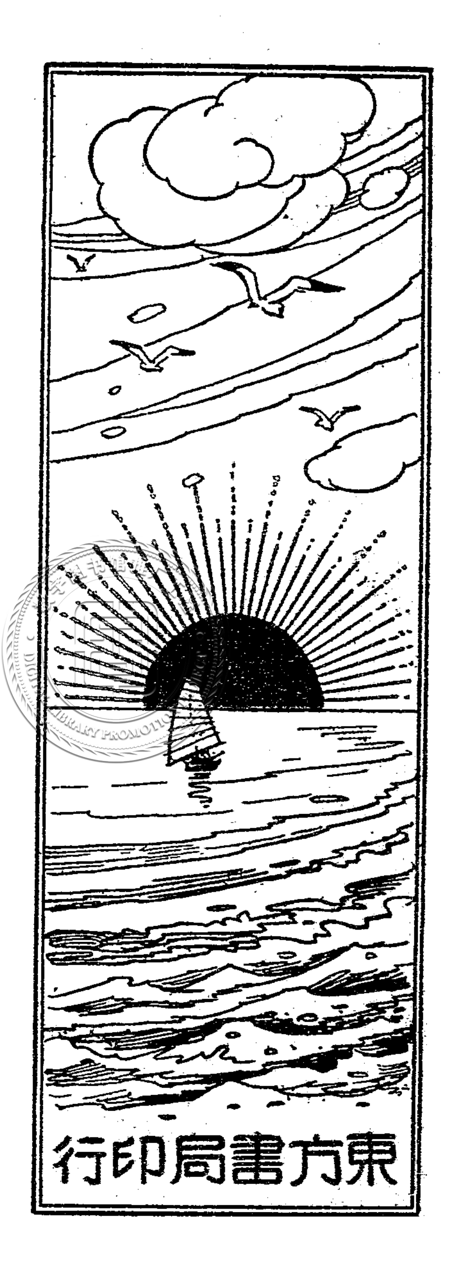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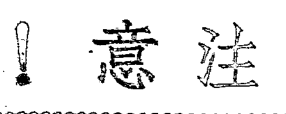


足本 經史百家雜鈔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本書

內容 標點 校對 紙張 印刷 裝釘 售價 寄遞

較衆

完備 準確 謹慎 精美 清晰 整齊 便宜 迅速

北京圖書館藏書
B200610
~~005240~~

MLt
I262
33

經史百家雜鈔目錄 第三册

卷十九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蕭望之傳
後漢書班超傳
臧洪傳
三國志王粲傳
諸葛亮傳
卷二十
傳誌之屬下編一
蔡邕郭有道碑
陳太邱碑
胡公碑銘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楊公碑
漢太尉楊公碑
朱公叔墳前石碑
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袁滿來墓碑
韓愈曹成王碑
貞曜先生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唐故相權公墓碑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墓誌
銘
檢校尚書左僕射劉公墓誌銘
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
銘
女挐壙銘
贈太傅公行狀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毛穎傳
柳元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3 2169 7706 0

卷二十

傳誌之屬下編二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胡先生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銘誌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石曼卿墓表
瀧岡阡表
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歸有光歸府君墓誌銘
寒花葬誌
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先妣事略
歸氏二孝子傳
陶節婦傳

卷二十一

敍記之屬一
書金縢
顧命
左傳魯長勺之戰
秦晉韓之戰
晉公子重耳之亡
晉楚城濮之戰
秦晉殽之戰
晉楚邲之戰
齊晉鞌之戰
晉楚鄢陵之戰
晉入齊平陰之戰
宋之盟
晉魏舒敗無終之戰
叔孫穆子之難
楚靈王乾谿之難
吳楚雞父之戰
魯昭公乾侯之難
吳楚柏舉之戰
晉鄭鐵之戰
齊魯清之戰
白公之難

卷二十二

敍記之屬二
通鑑赤壁之戰
曹爽之難
諸葛恪之難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劉裕伐南燕之役
韋叡救鍾離之役
高歡沙苑之戰
宇文泰北邙之戰
韋孝寬之守玉壁
李晟移軍東渭橋之事
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韓愈平淮西碑

卷二十四

典志之屬一
書禹貢
周禮大司樂
大司馬
職方氏
大司寇
儀禮士冠禮
士相見禮
覲禮
禮記祭法
投壺
史記天官書
禪封書
平準書

卷二十五

典志之屬二
漢書地理志
唐書兵志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曾鞏越州趙公救菑記
序越州鑑湖圖

卷二十六

雜記之屬
禮記深衣
周禮梓人
匠人
輪人
輿人
輈人
矢人
漢修西嶽廟記
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
王延壽桐柏廟碑
王粲荊州文學記
晉造戾陵遏記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鄆州溪堂詩
畫記
南海神廟碑
汴州東西水門記
處州孔子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袁氏先廟碑
烏氏廟碑
新修滕王閣記
科斗書後記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鈷鉧潭記
鈷鉧潭西小邱記

遊黃溪記
永州萬石亭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零陵三亭記
序飲
序棊
范仲淹岳陽樓記
歐陽修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峴山亭記
豐樂亭記
曾鞏宜黃縣學記
筠州學記
徐孺子祠堂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齊州二堂記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王安石慈谿縣學記
芝閣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遊褒禪山記
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蘇軾表忠觀碑
超然臺記
石鐘山記
蘇轍武昌九曲亭記
歸有光項脊軒記
姚鼐儀鄭堂記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返吾眞,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以上祁侯書)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臘。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眞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贏葬。(以上王孫答書)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

「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與民志也。建又何疑焉？」（以上斬監軍御史。）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以上爲渭城令寃死。）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瑯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愼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以上嘉薦雲爲御史大夫。）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爲博士。（以上說經折五鹿。）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車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上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

咸宿衞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以上與陳咸俱廢。）至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以上廷辱張禹。）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槨，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埶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甚。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守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

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尙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

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敎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以上疏請進賢求言，譏切王氏。）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

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以上疏請封仲尼子孫。）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以上終敍漢封仲尼子孫爲殷後之事。）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云敞，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衞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衞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於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隊，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爲今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漢書蕭望之傳：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至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以上微時事蹟。）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埶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以上宣帝初累遷至二千石。）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

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視事。（以上爲郡守京幷。）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長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愼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尙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貣，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以上與張敞議贖罪事。）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尙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

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三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以上論烏孫廢昏。）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言單于慕化向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以上議護輔匈奴。）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非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在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衞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吏中丞王忠，並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緐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玆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諐，靡有後言。（以上因緐延壽之劾奏而左遷。）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爲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

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以上論單于來朝禮儀。）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卽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卽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以上受遺輔元帝，與高顯恭三人相忤。）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皐，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卽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以行汚穢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政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夫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

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旣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以上因鄭明華龍誣告下獄免官。)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敎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敎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卬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却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以上因子伋訟前事下獄自裁。)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卽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鄠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尙威,居官

數免稱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才，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病免，復無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搆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哀哉！望之堂堂，折而不橈，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後漢書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永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

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以上破虜使於鄯善。）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窴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窴。廣德私禮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以上降撫于窴王。）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閒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虜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以上執疏勒王兜題。）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恐于窴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破之，斬首七百級。（以上徵還不果，復留疏勒。）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窴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

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蔥領可通。蔥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閒，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以上具疏請兵平西域。）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衞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窴，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以上招慰烏孫。）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以上殺疏勒王忠。）明年，超發于窴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窴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邱窴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

域。（以上破龜茲等，降莎車王。）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符拔，獸名，似麟，無角，爲番神獸。師子即獅。）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以上堅守拒退月氏兵。）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以上略一結束。）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則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以上大破焉耆。）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萌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懾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踰葱領，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以上論功封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邱，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

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眾，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眾，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懽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衞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以上疏請還朝。）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賵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刀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以上追敘交代事並及子孫。）

後漢書臧洪傳：（三國志洪傳載洪答陳琳書詞稍繁冗，後漢書刪節甚當，故錄之。）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陽太守陳寅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民患。旻等進兵，逆戰三年，破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爲使匈奴中郎將。（以上父臧旻。）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即丘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弒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以上盟五太守，共誅董卓。）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閒，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飈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禱羣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以上爲青州刺史。）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邱，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并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以上未救張超，與袁紹絕。）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闊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趣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述敍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忖褊心，鑒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

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淸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惑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蓄，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以上答陳琳書。）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煑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以上袁紹殺洪。）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柰何殺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

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以上陳容之見殺。）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也。

三國志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以上名公之後，少而知名。）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以上山劉表歸曹公。）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節。（以上以典章文學見任。）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

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瑒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以上因粲而兼敍徐陳阮應劉，略仿孟子荀卿列傳之例。）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以上錄文帝傷悼六子之書。）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合曹植乃為七人，此疑當作六人。例當作列，謂邯鄲淳至荀緯七人不得與王、徐、陳、阮、應、劉六人並列也。）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學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以上又因六子而兼敍邯鄲淳至吳質十三人。）

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少孤，從父元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元將亮及亮弟汝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元。元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元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州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以上亮微時事。）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

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滑，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以上隆中答先主之問。）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遊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以上荊州破後隨先主奔夏口。）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若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幷力拒曹公。（以上說孫權幷力拒曹。）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

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鎭
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
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
外出，亮常鎭守成都，足食足兵。（以上鎭荊州平成都）二十六
年，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
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
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
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
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
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
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
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
丞相錄尙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以上先主卽位亮
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宮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
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
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
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
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
無巨細，咸決於亮。（以上受遺輔幼主。）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
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

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
舉。（以上和吳平南）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
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
之秋也。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
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喩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
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
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
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
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
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擧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
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
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
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
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
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諸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
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
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
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

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以上北伐，上出師表。）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鎭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以上街亭之敗。）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以上三出師破王雙郭淮張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以上卒軍中。）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鎭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

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計算第五。訓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十四。與諸葛瑾書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七。法檢上第十八。法檢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中第二十三。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微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以上陳壽上亮集表。）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愼，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年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緜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以上敘亮子孫著一家忠節。）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愼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値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以上因瞻並及董樊。）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材。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傳誌之屬下編一

蔡邕郭有道碑：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今作介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以上學行高遠。）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以上多士翕附。）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甯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蔡邕陳太邱碑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謐。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邱山，懸車告

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群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慚于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群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慭遺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績，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

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

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圮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蔡邕胡公碑銘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嬀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阯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貞，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於畎畝。還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群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已。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為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遜位歸爵。還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斃，引公為尚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閫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宏綱既整，衮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騶習馴。遷太常、司徒。成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寖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尚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

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旦納於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尙茲。夫蒸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十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於六王，嘉丕績於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耇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寗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誄，謚曰「文恭」，如前傅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迹，銘諸琬琰。其詞曰：——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痒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晏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惟時雍。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宏唯幼沖，作傅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鎭。澤被華夏，遺愛不渝。日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蔡邕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阯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畢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覩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群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尙書左丞，尙書僕射。幹練機事，綢繆樞極。忠亮唯允，簡于帝心。智略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遺愛結于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錄尙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尙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封前邑。錄尙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據冢宰。和神人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訓五品於司徒，耀三辰於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耋耉老成，勳被萬方，與國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寗五年三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羣后傷懷！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冊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祕器，賜絲帛含歛之備。中謁者董詡弔祠護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謚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丕烈，宜宣於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詞曰：——

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恩順履信。膺期命世，保茲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贊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迹虞龍。賦政于外，神化元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

羅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治。二氣燮雍，五徵來備；勳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蕃，受茲介祜。玉藻在冕，鼉服艾輔。駱車雕驂，四牡修扈。贊事上帝，祇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且哲，保身遐則。同軌且爽，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蔡邕楊公碑：

公諱秉，字叔節，宏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後也。末葉以支子食邑於楊，因氏焉。周室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紱冕相繼。公之丕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還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燔，乃還太僕太卿。公事絀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讒姦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爲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饕戾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爲義絀，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嫡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克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于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赤精。氣絪縕，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惑，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蔡邕漢太尉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獻，宏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于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纘襲宰司，咸有勛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奧。操清行朗，潛晦幽閒，不答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尚書於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闔闔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倫，燮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薦。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于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睿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并參諸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穢損清風，愧於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允祖考，光輔國家。三業在服，帝載用和。粵暨我公：尤執忠貞。在棟伊隆，于鼎斯甯。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孔成。爲邑河渭，袞冕紱珽。以佐天子，祇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鑠。

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粵四月丁巳，忠文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于京師。其五月丙申，葬于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於俗，無廢予誡」。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于邑中南陽舊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襍墳封彌久，夷於平壤，於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鎭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歆惟忠文，時惟朱父。寔天生德，丕承洪緒。彌綸典術，允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强禦。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用明夷，遘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允汝祖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棐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屛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刊彝器，宣昭烈光。子子孫，永載寳藏。

蔡邕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于成安。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尙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慮已逐止。亦爲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淸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强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雖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于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翳卦於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旣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謀于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迪德譽。如淵之淸,如玉之素。涸之不濁,湼之不汚。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鰌是慕。榮貧安賤,不怪窮迮。甘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蔡邕袁滿來墓碑: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姿,實天所授。聰遠通敏,越齔在闕,明習易學,從誨如流。百家衆氏,遇目能識。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泉達。無所凝滯,雖冠帶之中士,校材考行,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律其器,士嘉其良。雖則童稚,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既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旌於墓表。嗟其傷矣!唯以告哀。

韓愈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武國子祕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以上奉母,走蜀從君,)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以上刺溫州。)遷眞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卽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以上刺衡州,遭誣受降,喪母,三事。)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裒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句卒嬴越之法。(搏力勢兵法,句卒越兵法。)曹誅五界,(曹誅,敗誅一伍,五界勝賞一伍。)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遭。嘬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鏟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踏蹈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

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眞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以上帥江西討李希烈，而於帥荆襄事，略之。）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愼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以上總敍治民用兵。）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強，齦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以上敍弔賻雜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昆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以上敍其人與詩。）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得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以上科第，官階。）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以上死葬，私諡。）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

(補敍孟簡)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以上箸作之多。)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緜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緜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以上居家居官。)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以上家世。)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以上知音。)紹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因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以上所如不遇。)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蹐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衞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以上從李將軍。)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强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甯令;祖徵,右衞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崐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以上卒葬及家世。)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

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麤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以上取婦之奇。）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秖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韓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以上在幽州值軍亂。）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于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以上遇害。）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以上歸葬。）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以上內行。）祖某某，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美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以上家世。）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爲

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數奇之。士卒屬心，老諸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于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以上敍許公所以得鎭汴。）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以上拒蔡。）公曰：「自吾舅沒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駴。」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於城郭者。（以上治汴。）李師古詐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以上拒鄆。）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饋。」（以上拒蔡拒鄆。）田宏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宏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宏正以濟。（以上拒蔡。）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禽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以上平蔡。）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以上平鄆。）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以上入京。）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鎭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

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嵩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係紹宗為主後。（以上歸里卒葬。）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史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以上總敘師汴之功。）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為比。（以上子弟同秉節鉞。）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人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重輕。故無敢犯者。（以上補敘瑣事。）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將得其人，眾乃一愒。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字。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為群。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眗。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韓愈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辭，為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以上自校書至殿中侍御史，凡七遷。）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長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以上自京兆司錄至刑部員外，凡四遷。）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

折民戶租，歲徵緜六千屯，比郡丞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為賀。（以上虔州刺史。）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不大適，即以病辭免。（以上澧州刺史河南令。）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南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以上卒葬子女。）其兄將作少監旹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頹頹，以世厥聲。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以上先世。）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以上科第文學名譽。）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以上官階政事。）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以上願以柳易播。）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以上因久斥極窮，乃能自力於文學。）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韓愈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宏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邠州司倉。烈考文讜，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宏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以上家世。）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以上辭親從君。）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歷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實五百戶終焉。（以上歷敘功績官階。）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閒言。（以上總敘其習。）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諵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以上敘家事。）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受始，遂勤其

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既明且愼，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翌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以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以上先世。）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鎭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諡文公。（以上略敍文公晚節，諡法。）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以上歷官京師。）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擧措，必本於寬大，以幾致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師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擧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上爲宰相，及在山南河南。）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以上卒葬。）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因，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頔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侍餘。（以上節敍數大事。）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

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患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之知，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韓愈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光，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以上先世。）尚書於大歷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眞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以上總敘歷官及卒葬。）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尙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以上科名。）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以上佐昭義軍。）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鉅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愼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以上爲府佐，郎官，守令，司業，各得其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師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

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天子三人。（以上兄弟子女。）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犢引比。相嬰殺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交於幽刻。

韓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秘書少監，贈太子詹事。（以上先世。）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擩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尙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飭理，同官憚伏。衞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鎭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機絕。（以上歷官。）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還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以上經略容桂。）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開。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氓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韓愈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宏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以上先世。）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以員外郎。均鎭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以上歷官，卒葬。）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疏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

等，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愼，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以上性情治行。）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膺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以上妻子。）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韓愈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遊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以上歷官中外。）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六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像，以其誑丐漁利，奪編民之產。在蕃四年，數其官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以上，服闋後爲中書舍人，江西觀察。）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以上卒葬。）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以上歷官賢聲。）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閤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忭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以上總敍治行文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宏、泰、復、迥。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又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

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韓愈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以上先世。）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恆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惑氣懾。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甯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以上從楊琳曲環。）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誅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以上守陳州爲陳州刺史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以上爲陳州節度。）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罪。詔還京師。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敕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以上得罪還京，及卒葬。）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樸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遣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以上妻子。）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韓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

不得爲此。」從史常聾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以上强諫盧從史而還洛）會宰相李公鎭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固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衞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戢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以上爲盧從史所誣奏得罪以死。）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進擧士第，自金吾衞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以上敍歷官，至佐昭義軍，著所以事盧從史之由。）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宏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以上祖父，妻子。）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韓愈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以上先世。）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翟周禎爲補闕，皆擧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允，間以幣先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以上出處仕宦。）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以上妻子，卒葬。）既病，謂其遊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韓愈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烏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烏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烏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韓愈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匄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遊之子弟，侍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以上明二經及死時事。）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以上在太學之久。）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嫿，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以上祖父妻子。）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迹。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韓愈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允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耶！爾若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以上述張劉氏語。）愈既哭弔辭，遂敍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讓，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以上科第官階。）元和四年

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邱，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以上卒．葬．祖．父．妻．子。）是爲銘．——

韓愈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家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尙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媼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枝娣使歎，未嘗過二三；雖有不釋，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尙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於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出爲辨强，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嫁大家，不介母父。有事賓祭，酒食祇飭。協於尊章，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邸。合葬有銘，壺彝是佽。

韓愈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尙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辭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媲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敎。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讙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韓愈女挐壙銘：

女挐，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埽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揚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

訣，又與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峯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於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韓愈　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先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以上科第歷官。）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回紇后曰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甯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以上副使回紇。）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恆州，恆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以上再敘歷官出兵破朱滔。）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

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疏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以上說李懷光。）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衞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聽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賀，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辭，事已復位，進退甚詳。（以上爲宰相。）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上以東都留守授節度汴州之任。）汴州

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甯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甯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宏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衞，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郭，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甯、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以上速入汴州，不以兵衞。）初，玄佐遇軍士厚，士甯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甯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以上罷庭廡弓劍之士。）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

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以上治汴僚佐效驗。）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不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殁矣，人誰與安？」（以上薨汴。）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以上遺德及妻子。）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韓愈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家世習儒學辭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貰。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爊爲黃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阨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日，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竟死，幾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祔先塋，於時中行爲尚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做精神。以弃餘，賈於人。脫外累，自貰珍。訊來世，述墓文。

韓愈尙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爲尙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尙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尙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

今奚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愈面數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以上，敍其致仕。）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巳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尙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尙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以上敍官階而及華州刺史政績。）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嚴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以上嶺南節度任內，善政六事。）十五年，還尙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尙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尙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尙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戣，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自湖戢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左。（以上先世及妻子兄弟）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尙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韓愈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

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鄒既還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於開封，壙於丁巳，墳於九月辛酉，窆於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鄒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韓愈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𩡷，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毚，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同其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軍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宏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衞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以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

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

（此爲韓公僞有之滑稽作毛穎傳也。）

柳宗元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於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誦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四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蕝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玧，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弼也挈之，信也蕝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毅毅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鼛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祿宜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詳解

分類尺牘問答

平裝一厚册　定價大洋八角
精裝一巨册　定價一元一角

本書內容

人事日繁，社交愈廣，抒情達意，端賴書信，本書特採最新格式，適合時宜，足資楷模，尤便運用。
本書共分八大類，計四十五門，每函均有一問一答。凡遇繁複情形，則答信多至數函，反復詳盡，無體不備，於處世交際之範圍，包括殆盡，
本書各函內容，有論精微深切之學理，有表高尚優美之情感，讀之既可增長知識，又能陶冶情性。
本書各函文詞，均以抒表意念，適合各界應用爲旨歸，絕無堆砌煩瑣之辭，其間如有採用典故，或涉生僻之處。均加詳盡之注釋，閱者一目瞭然，免探索之勞。

全書總目

第一編　家族類
第二編　營業類
第三編　學界類
第四編　政事類
第五編　婚喪類
第六編　借貸類
第七編　農工類
第八編　雜務類

上海山東路　東方文學社　發行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一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傳誌之屬下編二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甯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科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以上先世及孤寒科第。）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以上行己大節。）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郞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以上諫章獻太后楊太妃郭皇后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以古今治

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以上與呂公不和而貶。）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以上經略西夏。）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以上與呂公復合。）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以上參知政事。）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

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以上再出帥陝并守四州。）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係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與（以上總述其盛德善政。）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陽修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敎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甯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敎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

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歐陽修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以上渾舉其志事言論及其死後奇禍。）先生世爲農

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以上敍科第至官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以上慶歷聖德詩。）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駭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以上著述及教人風旨。）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南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以上直講後歷官及卒葬。）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其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歐陽修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

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以上著其絕學高風。）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以上仕止）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以上卒葬。）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才有五篇，錄之藏於祕閣。（以上專表其有功春秋。）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汩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歐陽修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强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以上狀其性情器識。）其曾祖諱諒，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二月十四日卒於官。（以上先世及歷官卒日。）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

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以上在官事蹟。）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洄里。其平時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以上感憤卒葬。）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以上與師魯互勘與篇首相應。）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歐陽修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以上志節，文學。）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于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上歷官。）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敍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其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以上論兵材略。）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以上貶官，病卒。）師

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以上兄.弟.妻.子。）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陽修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以上病，及卒葬。）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閒亦琢刻，以出巧怪，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諷，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以上工詩。）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以上仕宦遇合。）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太適廟齋郎薛通，次尚幼。（以上先世子女。）聖俞學長於毛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以上敍其著作而歸重於詩。）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

擊。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歐陽修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以上敍其妻先求集序，後求墓銘。）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以上先世官階。）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宰相富公，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以上得罪之由。）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于詩歌，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以上罷官後著作文字。）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趙絃，次尚幼。（以上病卒家屬。）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辯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幷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顯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以永垂。

歐陽修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

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以上渾舉其氣節，材略。）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眞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甯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以上，官階。）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遂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以上兩言大事後皆稍見用。）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麤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以上因論兵而述其外貌，有不能盡其心迹者三事。）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甯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甯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少有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歐陽修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

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志。（以上太夫人述崇公之盛德遺訓。）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縣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以上崇公科第，官階，卒，葬。）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以上太夫人盛德遺訓。）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以上自敍祿位親得爵封。）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以上著立表之意。）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以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王安石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愧，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王安石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頹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棊，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璹，早卒，璹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佐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續弗離，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遊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安石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敍銘赴其葬。（以上敍作銘之由。）敍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遊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以上敍歷官至端州失守免一官。）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所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

謂為不宜。（以上再敍歷官，又坐前事論貶。）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以上卒葬。）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隮為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以上先世子女。）銘曰：——

文於辭為達，行於德為充。道於古為可，命於今為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安石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為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慊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眞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為銘，銘曰：

夭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王安石廣西轉運使蘇君墓志銘：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持，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為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洶洶，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

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彊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以上直歐陽公之獄。）君又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冉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冉戍大怨，即聚讙謀為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以上還延州卒，不令再戍。）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書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以上縱民兵之亡者得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鈎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以上治坊州惠及里正。）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為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祚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甯鄉馬坊村。（以上官階・先世・妻子・卒葬。）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為之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慍？祗天之役，日月有邱。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王安石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廪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公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蚤卒，其二皆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邪？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邪？銘曰：

蓄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晃巘。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王安石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甯黃氏，秉侍御史知永安塲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

尙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維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歷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瞭瞭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疏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鞏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願愉愉。敎驕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鬭之顓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王安石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尙書工部侍郎，贈尙書吏部侍郎，諱勖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尙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以上先世。）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以上諫爭大節，三事。）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甯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以上歷官。）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

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以上，再爲中丞，再知鄆州之由，兩事。）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以上妻子．卒．葬。）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甯州，道士治眞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以上，甯州擊蛇。）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王安石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奪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以上科第，官階。）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以上居官，剛柔悉協。）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稟沙之原。（以上卒．葬．以子。）君故與余善。余嘗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富貴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富貴，其所蓄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以上交誼，徵銘之由。）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

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騣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王安石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於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於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迥爲進士，子遘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遘爲太常博士，通判雄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於躋，其下惟谷。鬱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尊顯其華。詵詵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封牲以告。覩銘考施，夫人之效。

歸有光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寶瀆涇。（以上祖父妻子孫會，卒葬。）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乃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以上敍其世，譜屬之遠近。）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漑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以上力田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

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蓺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畝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其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邪！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以上敍農功爲國大計。）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緜緜汝潁，蹔於荊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然江海，寂無烟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頎頎，才無不可。寘剛瞑之，終古瀉鹵。黍稷薿薿，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於茲土。

歸有光寒花葬誌：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煑荸薺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持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歸有光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崐山之綠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雖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以上科甲及官南京吏部。）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以上官江西司道，均南新二縣田稅。）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恇懼。公處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帥尙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鎭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甄甯李尙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以上官山東臨清。）會召還，卽

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護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附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七千，所過牢廪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徙禦嶺麇。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郟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以上官湖廣河南及巡撫湖廣事。）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竭蜀荊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鼎夔道，轉荊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以上開府江陵督採湖廣川貴大木。）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棱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甯，遮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眞州，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甯，遮西，落洪，班鳩井，鎭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甯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荊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鑾。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鎭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甯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迹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尙書宋禮及近時尙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悉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以上奏言採木已多而長巨尙不合所派之數，請量材取用。）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簰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劃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荊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以上言木爲西工所奪又數次懇奏而後罷採）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

「四川守巡督儲，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鎭雄烏蒙之木，龍州鄜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巖，荊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甯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以上錄其所奏，採取之地。）大抵荊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披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瀧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萃，鳥獸哀鳴，震天岌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以上敘採木之艱。）昔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為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以上敘李公之勤）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而已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建，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為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隱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為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為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讓，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為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苟，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胡，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虜不驚，以是為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以上，補敘居官雜事。）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賓，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歸有光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妊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為

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姙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為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緜；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為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歸有光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讒訴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存，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飢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

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歸有光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崐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為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為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為子舸穴，婦即自買甎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牏自浣濯之，家人有嫌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不知所以為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與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紿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浣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茭根牢甚不可解。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為義，假令節婦遂從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槪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岡為蘄水令，將之官，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為不幸，卒其所成為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詳解

分類尺牘問答

平裝一厚册 定價大洋八角

精裝一巨册 定價一元一角

本書內容

人事日繁，社交愈廣，抒情達意，端賴書信，本書特採最新格式，適合時宜，足資楷模，尤便運用。

本書共合八大類，計四十五門，每函均有一問一答。凡遇繁複情形，則答信多至數函，反復詳盡，無體不備，於處世交際之範圍，包括殆盡，

本書各函內容，有論精微深切之學理，有表高尚優美之情感，讀之既可增長知識，又能陶冶情性。

本書各函文詞，均以抒表意念，適合各界應用爲旨歸，絕無堆砌煩瑣之釋，其間如有採用典故，或涉生僻之處。均加詳盡之注釋，閱者一目瞭然，免探索之勞。

全書總目

第一編 來族類

第二編 營業類

第三編 學界類

第四編 政事類

第五編 婚喪類

第六編 借貸類

第七編 農工類

第八編 雜務類

上海山東路 東方文學社 發行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二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敘記之屬一

書金縢

既克商二年，正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未可戚我先王，周公覬二公勿卜，將私爲卜，而禱也。）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乃命于帝庭四句，言武王命于上帝，能定國安民也。）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辟，戴氏王辟位。）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居東之近郊。）則罪人斯得。（周公辟位之時，不知流言之所自起也。二年以後，乃知其出於管蔡，故曰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鴟鴞勸王興師討管蔡之詩也。）王亦未敢誚公。（王見鴟鴞之詩，尙未信公，但亦未誚公耳。）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書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

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閒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左傳齊魯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

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傳 秦晉韓之戰：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以上秦伐晉之由。）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以上卜徒父之筮。）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敎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以上慶鄭不孫之詞。）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以上，韓簡視師。）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以上，韓原戰事。）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以上獲晉侯後，情事。）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以上秦君臣謀處晉侯之法。）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敎之言曰：

「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悅，晉於是乎作州兵。（以上晉臣謀歸君之法。）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以上惠公韓簡追論昔年卜筮。）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以上呂甥說秦伯歸君。）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亡：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上處狄。）過衞，衞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以上過衞。）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以上安齊。）及曹，曹共

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以上過曹。）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以上過宋。）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以上過鄭。）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以上過楚。）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以上居秦。）僖公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以上秦伯納晉侯正文。）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以上呂郤焚宮之難。）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以上逆秦嬴。）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以

上見頭須。）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以上歸二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以上介之推避隱。）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尙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以上蔿賈策子玉之敗。）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以上謀救宋。）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以上大蒐謀帥。）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以上因大蒐而追敘前事，兼及後效。）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以上衛持兩章，欲附於晉。）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以上魯持兩端，不敢戍衛。）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

其免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以上，晉師破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以上晉謀激齊秦使來會戰。）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以上楚君欲退，臣欲戰。）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以上私許復曹衛以說三國。）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以上晉退三舍，避楚。）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以上晉君臣論戰事。）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以上，子玉致師。）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

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以上城濮戰事，正文。）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以上晉鄭盟。）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以上獻俘于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上踐土之盟。）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蒍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以上子玉之死。）

左傳秦晉殽之戰：

僖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

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師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左傳晉楚鄢之戰：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以上楚克鄭。）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以上晉救鄭諸將。）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

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以上桓子,士會不欲伐楚。)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以上彘子先濟,晉師皆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以上楚君臣商應否避晉。)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以上晉諸臣商對鄭使。)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

無所逃命。」（以上晉諸臣商對楚使。）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以上，楚人至晉致師。）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以上，晉人如楚致師。）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以上晉諸帥號令不一。）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以上戰事正文，中軍下軍敗，上軍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

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以上雜敍戰時細事，五端。）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以上楚不築京觀。）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以上追敍鄭之宵人。）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山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衞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以上晉不殺桓子。）

左傳齊晉鞍之戰：

衞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衞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以上齊衞新築之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

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以上魯衛乞晉師伐齊。）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其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以上齊師之驕。）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以上合戰時中軍之勇。）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以上韓厥獲逢丑父。）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以上齊侯返國。）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齊擬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以上,晉許齊平。)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左傳晉楚鄢陵之戰: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十六年夏四月戊寅,晉師起。(以上,晉師之興。)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以上,楚鄭諸臣料楚必敗。)五月,楚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美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以上范文子不欲戰。)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

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鬥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過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以上晉楚各料敵情。）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衞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楚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

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以上，戰時維事。）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以上晉楚勝負未分，因子反醉而楚王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左傳晉入齊平陰之戰：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以上荀偃志伐齊。）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以上齊畏晉虛聲而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以上晉師追奔，略地。）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

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以上晉攻齊城。）

左傳宋之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蕃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以上諸侯許向戌弭兵之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以上，宋享趙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衞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國藩按：復，白也。上文云，復於趙孟，此當云復於子木，言字疑衍。）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以上諸侯皆至。）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以上，楚人衷甲。）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衞，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以上魯視宋衞。）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

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以上晉楚爭先。）壬午，宋公享兼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以上重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以上鄭伯享趙孟。）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於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以上向戌不賞。）

左傳晉魏舒敗無終之戰：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左傳叔孫穆子之難：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

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以上豎牛有寵。）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以上豎牛殺孟逐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個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以上穆子餓死。）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秀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以上杜洩忠於叔孫氏。）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秀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以上昭子殺豎牛。）

左傳楚靈王乾谿之難：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愛不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三皇帝之典籍，及八卦九州之書。）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晉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以上子革折王之侈心。）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鬭韋龜中犨（楚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以上四族及羣喪職者，謀作亂。）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强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以上觀從朝吳挾蔡公召子干子晳成軍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

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以上先定楚宮，次破散乾谿之師。）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以上靈王自乾谿歸鄢，中途縊死。）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以上子干、子晳死，平王立。）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以上平王即位新政。）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鬥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以上埋璧之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

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衞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衞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以上叔向論子干不能得國。）

左傳吳楚雞父之戰：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左傳魯昭公乾侯之難：

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慮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勤必憂。」（以上公若以魯將逐季平子告宋。）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以上，鸜鵒之兆。）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

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余殺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以上衆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以上公爲等謀逐季氏。)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辠,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

聽。郈孫曰:「必殺之。」(以上公徒伐季氏。)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以上孟孫叔孫救季氏。)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以上公孫於齊。)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 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以上子家子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

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以上叔孫昭子將納公。)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殁,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以上宋元公謀納公,不果而卒。)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以上追敍季臧相惡之由,即此年秋,所敍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也。)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從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以上齊侯欲納公,因梁丘據受貨而不親往。)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衞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以上公子朝詐降,以緩齊圍成之師。)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毋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

「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以上季氏之徒，與齊師戰，齊師皃戲，魯人致死力於季氏。）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衞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仁，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上士鞅納季氏之貨，不願納魯君。）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以上魯君以鄆衆與孟孫季孫戰，不克。）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以上齊侯饗公將見夫人以狎公。）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以上齊高張唁公卑君。）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衞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

公，且曰：「寡君使䳺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䳺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以上季孫至乾侯。公爲衆所持不得歸）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公薨于乾侯。）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以上公之喪至自乾侯，子家及從公者皆出奔）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以上葬昭公將溝其兆域）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左傳吳楚柏舉之戰

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

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以上司馬戌，與子常定謀。）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以上子常爽約。）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概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概王曰：「困獸猶鬥，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鬥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概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概王入之。（以上楚師之敗。）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以上，司馬戌之忠勇。）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禦！」唯仁者能之。違强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鬥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以上，楚子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鑢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以上，隨人保楚。）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

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以上申包胥乞秦師。）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概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概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以上吳師之敗。）楚子入于郢。初，門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門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門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門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羋，季羋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以上述楚多賢臣。）

左傳晉鄭鐵之戰：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

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衞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衞太子禱曰：「會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左傳齊魯清之戰：

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以上，冉有與季氏議。）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以上冉有激孟氏使戰。）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以下，部署戰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以上右師敗，左師勝。）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

殘。」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左傳白公之難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以上，白公仇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衞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以上楚召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以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以上白公仇子西。）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愼，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以上，白公作亂。）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刼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君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以上葉公靖難。）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三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敍記之屬二

通鑑赤壁之戰：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以上魯肅至荊州覘變，見先主武侯。）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

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以上武侯至柴桑，說孫權。）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以上吳君臣定議。）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

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以上先主見周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以上，周瑜大破操軍。）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甯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甯，甯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淩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通鑑曹爽之難：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尙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游，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以上爽之驕橫。）久而復爲幷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幷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洶洶，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幷州。幷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幷州。」懿

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以上懿之奸計。）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正始九年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爲狂。（以上管輅之先見。）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儗，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以上懿閉城門上奏，謀誅爽等。）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

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以上爽不聽桓範之計免官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並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以上爽等被誅）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尚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暱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以上，曹氏僚屬之賢）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甯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以上羊祜令女之賢。）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

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元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元、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以上何晏等敗徵。）

通鑑諸葛恪之難：

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嘉平五年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幷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以上虞松策備禦吳蜀之法。）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毌丘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尙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鬭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迕恪，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來奔。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怨讟興矣。（以上恪攻新城，無功而返。）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

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以上鄧艾料恪之敗。）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於吳主，云欲爲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且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爲！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乎，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載其母欲來奔，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篾束腰，投之石子岡。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軍，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以上孫峻殺恪。）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以上臧均請收葬恪。）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爲恪必敗諸葛氏。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巂太守張嶷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

穎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illegible]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雖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以上諸人料恪之敗。）

通鑑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晉太元八年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為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秦主苻堅之弟。）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以上苻堅盛兵伐晉。）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眾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以上晉謀所以拒秦。）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為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眾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

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以上朱序輸情於晉。）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以上劉牢之初破秦軍。）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

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緜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以上秦軍大敗。）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暐屯鄖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暐起兵以復

燕祚，暐不從。（以上慕容不乘苻秦之危。）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所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琊內史。

通鑑劉裕伐南燕之役：

義熙五年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鎭惡來奔，以爲臨澧令。鎭惡騎乘非長，關弓甚弱，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鎭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鎭惡信然！」即以爲中軍參軍。（以上劉裕決計伐南燕。）四月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以上劉裕料敵。）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甯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鎭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鎭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鎭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以上南燕君臣議戰守之策。）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

遣滿及諸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覽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以上臨朐大捷輕兵從間道克城。）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爲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爲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爲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爲藩臣，裕不許。（以上圍廣固。）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九月，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貳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鑾輿一動，衆必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榆生爲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崇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初，興遣衛將軍姚強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強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

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以上韓範降裕，秦救不至。）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張綱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其母於城上，支解之。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為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詵勸超降，超怒，囚之。二月癸未，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卻。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腳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為虐，戰士凋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眾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以上破廣固。）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通鑑韋叡救鍾離之役：

梁天監六年正月，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眾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眾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以上魏急攻鍾離。）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主復詔曰：「彼土蒸溼，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以上中山王英不肯退兵。）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敕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

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以上曹景宗韋叡救鍾離。）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爲楊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以上梁軍屢捷。）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鬬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以上焚浮橋大捷，解圍。）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通鑑高歡沙苑之戰：

大同三年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恆農。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以上東魏渡河伐西魏。）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

「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以上宇文泰不肯還長安迎敵於沙苑。）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以上達奚武偵敵情。）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軍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以上李弼謀，於葦中背水置陳。）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鬭，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檦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渡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渡。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以上東魏之敗。）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恆農退保洛陽。

通鑑宇文泰北邙之戰：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郎崔暹之妹，既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仲密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黨。高澄奏令改選，暹方爲澄所寵任，仲密疑其構已，愈恨之。仲密後妻李氏豔而慧，澄見而悅之。李氏不從，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益怨，尋出爲北豫州刺

史，陰謀外叛。丞相歡疑之，遣鎮城奚壽興典軍事。仲密但知民務，仲密置酒延壽興，伏壯士執之。大同九年二月壬申，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爲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爲之固請，歡曰：「我匃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見相。」元康爲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尙爾，況於他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以上高仲密奔西魏召寇。）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爲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邙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陣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乃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以上東魏大破宇文泰於北邙山。）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于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衞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以上次日，東魏大敗。）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于惠夜引去，東魏兵

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為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以上東魏復大勝。）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恆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恆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泰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衞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以上西魏增修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徵將來。」隆之以為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繫不細。乃啟丞相歡而罷之。（以上東魏不誅高仲密之黨。）

通鑑韋孝寬之守玉壁：

梁中大同元年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以上韋孝寬之善守。）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

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斑瑩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隊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以上高歡苦攻,無功而還。)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魏建州刺史楊檦鎮車廂,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景聞檦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十一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隕。」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通鑑李晟移軍東渭橋之事:

興元元年二月,朱泚自奉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以上李晟并劉德信之衆。)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己,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以上李懷光與李晟合軍,觀望不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鬥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以上李晟與李懷光有隙思移兵。)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敕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以上李懷光不肯召吐蕃兵。)陸贄自咸陽還,

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以上陸贄奏請李晟移軍賜懷光手詔）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寔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甯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鬬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唯陛下圖之！」（以上陸贄更請李建徽楊惠元移軍）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通鑑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

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以上李愬初至唐州。）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以上收降丁士良。）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皋之子也。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幷置兵以衞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以上收降吳秀琳等。）官軍與淮西兵夾溵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溵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溵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嵖岈山，擒淮西將柳子野。（以上諸軍度溵水屢捷。）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郾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以上董昌齡鄧懷金以郾城降。）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驟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詣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嬀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嬀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丁

丑，李愬遣方城，鎭遏使李榮宗擊靑喜城，拔之。（以上破諸城柵。）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曩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屛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以上厚待降將李祐。）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歎然曰：「此吾計也。」

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以上吳元濟窮蹙，朝廷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眞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以上裴度

自請視師。）李光顏烏重亂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邱曹華知而爲備，擊卻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爲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以上裴度駐郾城。）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溵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以上李愬攻吳房不取。）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 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

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廏

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以上，李愬襲破蔡州。）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因受之。（以上，裴度入蔡。）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以上，李愬自明知略。）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場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以上，功成後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知此，而日與僕妾游戲博弈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韓愈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

其閒。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歷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以上歷敍唐之先朝。）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衞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以上憲宗前此武功。）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附和，并爲一談，牢不可破。（以上廷臣不願伐蔡。）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衞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甲，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以上部署諸將相。）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二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以上平蔡戰功。）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忘其舊。（以上唐中興後，方鎮多叛。）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

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强，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以上憲宗與裴相同謀。）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以上破蔡。）頟頟蔡城，其壃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嬉，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敎而不稅。（以上裴公惠政。）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以上蔡人知感。）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四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典志之屬一

書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上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上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

于碣石。于入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衡于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于至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三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有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周禮大司樂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乃天神。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

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周禮大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

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周禮職方氏：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熒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周禮大司寇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

孝四日官刑，上能糾職；五日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像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儀禮士冠禮：（儀禮以射禮喪祭禮爲最精詣，然不能鈔全經，姑鈔其篇幅短者。）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於門中，闑西閾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以上筮日。）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以上戒賓。）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以上筮賓。）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以上宿賓。）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以上爲期。）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靺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櫛實于簞，蒲筵二，在南，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以上陳器服。）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以上即位。）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

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以上迎賓。）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以上始加。）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以上再加）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以上三加。）筵於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南西面，賓受醴於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以上醴冠者。）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以上冠者見母。）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以上字冠者。）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以上賓出就次。）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以上見兄弟.贊者.姑姊。）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上奠摯，見君，及鄉大夫，鄉先生。）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以上醴賓。）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閒。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以上不醴而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以上殺牲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以上孤子冠。）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以上庶子冠。）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以上母不在。）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以上戒賓之辭。」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以上宿賓之辭。）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以上三加之辭）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以上醴冠者之辭）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以上三醮之辭。）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其惟所當。（以上字辭。）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繐屨。（以上三屨。）

儀禮士相見禮：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吾：「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摯。」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以上請見。）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嚮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以上復見。）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以上士見大夫。）若嘗為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再拜，主人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以上嘗為臣者見。）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以上大夫相見。）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于君，不為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以上始見于君）若他邦之

人，則使擯者還其禁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以上他邦之人見君。）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以上燕見於君。）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以上言。）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以上視。）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以上請退。）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以上君賜之食。）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以上長者請見。）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凡自稱於君，上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以上對君自稱及執幣執玉。）

儀禮觀禮：

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以上郊勞）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以上賜舍。）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以上戒日、）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以上受舍釋幣。）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以上覲。）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則有。奉束帛西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與幣再拜稽首擯之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以上享。）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

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寗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以上請事王勞之。）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以上賜車服。）饗禮乃歸，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以上諸侯覲於天子。）

禮記祭法：（小戴記，惟喪大記，投壺二篇，首尾完備，餘皆疏略不詳，姑鈔其不甚攙雜者。）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以上郊禘祖宗，四代不同。）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以上天地百神，歷代不變。）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以上廟祧壇墠，多少之數。）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以上立社之名。）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

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以上立祀多少之數。）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以上祭殤之數。）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以上聖賢死後應列祀典者。）

禮記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鼓，○□○○□□○□○○□半○□○□○○□□○□○魯鼓○□○○○□□○□○○□□○□○□□○半，○□○○○□□○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魯鼓○□○○□□○○半○□○○□○○○□○□○薛鼓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牛，○口○口○○○○口○。

史記天官書：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衞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隋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以上中宮。）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鈐，北一星曰舝。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以上東宮。）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衞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為關梁，與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為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張素為廚，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以上言南宮。）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為溝瀆；婁為聚衆，胃為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昴曰旄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

星隅置曰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其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以上西宮。）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以上北宮恆星至此止。）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晧。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

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丈，未免。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長四丈，末免。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鬭，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以上木星。）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鬭，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以上火星。）歷斗之會以定塡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塡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久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塡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塡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塡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　，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閼，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竝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鬭，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圜爲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爲兵。青圜爲憂水，黑圜爲疾多死，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

動搖常以此。塡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以上土星。）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强；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日贏，侯王不甯，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閒，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强；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强；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西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

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
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
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
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
謹候此。（以上金星。）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
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
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
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
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
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
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
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
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
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
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
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
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
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
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
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
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

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兔過太
白，間可械劍，小戰，客勝。兔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
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
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細爽，能
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兔五色，青
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
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
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
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
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
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
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
（以上水星。）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
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
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以上分野。）
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
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
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
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
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暈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
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

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以上日暈。）月行中道，安甯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塡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強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為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蝕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為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以上月行。）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塡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枉矢類大流星，虵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　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以上吉星凶星。）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楡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兌。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

雨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亙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積聚，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産産精華，賓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圻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垘，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槁，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誠然。（以上望雲氣。）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卜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角解，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以上候歲。）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尙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眛，趙尹皐，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

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命主。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淩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於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麤，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

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史記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覩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以上封禪希曠不舉。）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甯。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以上唐虞三代郊祀大略。）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

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以上秦作畤及祀陳寶。）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以上管仲與齊桓公論封禪。）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以上孔子不言封禪，萇弘以方怪見殺。）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邱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并天下。秦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

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以上秦多異徵，始皇封禪。）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邱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邱崩。（以上燕齊海上多方士，始皇入海求神仙。）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秋，其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三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以上秦最速亡見封禪不足貴。）

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

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駵駒四，灞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嶓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以上秦祀名山大川。）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塡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主祠，星而雍菅廟亦有杜。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時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卽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以上秦諸神祠。）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楡社，徇沛，爲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楡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今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以上漢高祖。）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卽位，卽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卽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

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埸，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于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厤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以上漢文帝景帝。）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厤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得，召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以上武帝好神異之初。）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

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以上李少君。）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以上祠太一及諸神。）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以上文成將軍。）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

知也。（以上因帝病復發神君事。）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邱，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之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以上親祠汾陰后土，因巡郡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康后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

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曰。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以上五利將軍。）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營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曣嗢，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

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以上迎汾陰寶鼎，於宮廟。）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以上公孫卿言黃帝事。）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貍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黃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

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以上郊雍拜太一，至隴西崆峒。）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閒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以上雜敍太一旗、緱氏迹及音樂事。）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迹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閒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

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邱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以上北巡，勒兵朔方，還至甘泉，東禮中岳，又東巡海上，遂封泰山，禪梁父。）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以上再至海上，由碣石遼西九原還至甘泉，次年，復郊雍。）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迹焉。（以上再至東萊海上，臨塞決河。）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秏。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以上信用越巫，多作樓觀等事。）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琊，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以上西北巡一次，東南巡至泰山，修封一次。）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

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以上拜祠明堂。）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厤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以上柏梁裁後，作建章宮。）夏，漢改厤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以上，牲牢不具。）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恆山。（以上屢次修封，以下總敍武帝祠祀。）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祠，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迹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眞。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

其效可覩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史記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六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給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以上總敍所以用興利之臣。）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衞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以上募民田南夷入粟興利之事一。）東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衞朔方，轉

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十數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以上募民入奴婢人羊與利之事二。）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敎，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以上賣爵興利之事三。）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以上嚴刑法騖功利之由。）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以上伐胡耗財。）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以上塞河穿渡耗財。）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以上養馬耗財。）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尙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以上賑菑耗財。）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

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后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以上鹿皮幣白金三品，興利之事四。）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以上行鹽鐵，興利之事五。）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以上算緡錢，興利之事六。）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

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以上貴卜式。）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以上入穀補官興利之事七。）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以上刑法日峻而顏異誅。）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乃盜為之。（以上赤側錢，及輸銅三官，興利之事八。）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以上楊可告緡即郡國治緡，興利之事九。）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

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以上官多奴婢衆耗財。）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鬥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以上株送徒入財，興利之事十。）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以上振山東之災，耗財。）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以上巡幸天下耗財。）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以上擊南越西羌築令居耗財。）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以上出牝馬課息，興利之事十一。）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以上開置初郡耗財。）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

輸，召工官治事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以上平準，興利之事十二。）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以上入粟補官贖罪，興利之事十二。）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是時弘羊尚未死也，借卜式惡詈之言作結，若弘羊業已烹殺者，然此太史公之播衷耳。）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以上言安寧則尚禮義，多故則尚財利，自古已然。）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以上言戰國及秦專尚富強。）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以上借秦皇以刺漢武。）

教員之益友　學生之良師

圖線剖解

英文法鏡

英文文法深奧不易領悟欲求深淺咸宜顯豁呈露之本百不得一學者憾焉史君雨文掌教有年研究有得別出機杼編成此本中用圖線剖解敘述明瞭簡易可以速成教學自修均當奉為圭臬出版以來全國各校採作課本者已達一千餘校之多本書之價值不言可喻矣今為更事普徧計重加修訂複版行世由本社發行加意推行以惠士林茲將本書特色摘錄如下

一 本書應用文法均已詳備繙譯則隨文法所至而設例句及自習題

二 文法定義及一切講解均用漢文讀者毫無隔膜之慮

三 所設例句無不迎合中國學子之心理且每一例句均附漢譯

四 對於句語結構用圖線法剖解雖半字之分亦可清明如鏡

五 他種文法均限八部順序之呆版法編制以致學者多有疑難本書則由淺入深力免此弊如複牒代名詞則編在子句之後

六 全書圖解練習亦均有漢譯又全部漢譯英練習皆附註難字學者可迎刃而解

七 本書動詞時候及介係詞用法論之綦詳學者極易領悟

八 本書程度深淺咸宜即已通英文者亦頗有研究之價值

九 本書用作自修固可無師自通教員參考既便教授又能節省腦力誠教育自修兼上之善本也

本書定名雖為文法實可作為文法造句折句繙譯等用

實洋一元四角　（桃林紙印）

實洋一元二角　（瑞典紙印）

東方文學社發行（上海山東路一四三）

各省大東書局代售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五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典志之屬二

漢書地理志（節鈔）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後王敎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于篇。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也。其界自宏農故關已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騮綠耳之乘，幸于穆王，封于趙城，故更爲趙氏。後有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爲附庸，邑之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爲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郊酆之地，列爲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巳河爲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仟伯，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幷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阬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以上秦國始末。）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

稷封斄公劉處豳大王，徙文郊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漑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桀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送死過度。（以上三輔，宏農等郡之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𨍭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爲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爲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以上天水隴西六郡之俗。）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誖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以上武威等四郡之俗。）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以上巴蜀廣漢之俗。）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爲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以上武都犍爲牂柯越巂。）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豳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𣹢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

洋，」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衞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衞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衞於河南，曹楚邱，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旣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以上，河內之俗。）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以上河東之俗。）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土。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以上魏與晉分合之略。）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王赧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會爲大，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偪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

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士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以上，鄭國之俗。）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為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以上陳國之俗。）潁州，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為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宣帝時鄭宏，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為失。韓延壽為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艸也，」信矣。（以上潁川南陽，韓國本俗。）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昴畢之分壄，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閒，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邱，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邱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躧，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姦。（以上，趙中山之俗。）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為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以上太原上黨之俗。）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為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以上鍾代及定襄雲中五原之俗。）

燕地，尾箕分壄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

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以上燕薊之俗。）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眞番之利。（以上上谷遼東之俗。）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以上樂浪元菟之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壄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簒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臨菑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魯地，奎婁之分壄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

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寖，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

宋地，房心之分壄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靁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爲齊齊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顓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姦盜。

衞地，營室，東壁之分壄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衞分也。衞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封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衞遷于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衞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衞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衞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壄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寖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壄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

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興梁郊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太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荊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粵王句踐所滅。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粵既并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以上吳始末。）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遊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菫菫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溼，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壄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粵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以上粵始末。）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

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唐書兵志：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鎭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鎭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隋因之，隋制十二衞，曰翊衞，曰驍騎衞，曰武衞，曰屯衞，曰禦衞，曰候衞；爲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燉煌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甯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甯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豳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衞；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

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衞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穳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有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矟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矟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卻；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卻，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矟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衞也，左右衞皆領六十府，諸衞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衞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衞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先天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衞，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鎭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衞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衞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衞。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衞，歲二番。命尙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衞，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衞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鎭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衞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堋，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衞者曰「侍官」，言侍衞天子。

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爲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曰嶺南道：——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京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奴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

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危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區區自爲捍衛之計，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子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關舉五，負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駮馬，虎皮韉，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

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寖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舊，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靖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必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左，遂爲天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

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歷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貲，多橫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門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榦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劇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武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鎭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淩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衞，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爲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彊少畏。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衞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竇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衞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尙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禁衞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衞，如六軍。時邊兵衣饟多不贍，而戍卒

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
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
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
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
奏之，帝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
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
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
合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
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
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衞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
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
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
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鐬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
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
周譓，乃引去。乾甯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
宰相韋昭度李磎，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
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瓘景
宣及子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救諸王率禁軍扞之。
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衞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
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
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
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
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
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
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
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
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
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
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
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宏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
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
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衞事。六軍者，
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
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衞都指揮使，禁衞
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
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
人，番上如故事。及令六軍諸衞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
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　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
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衞，及東遷，
唯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
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衞，昭宗遇弒，唐乃亡。——馬者，
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

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甯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牧監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廄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硤、萬福，東使統之；它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彊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襲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毛仲既領閑廄，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廄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廄。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

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廄，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廄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陽岐坊地，民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為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它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淩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為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為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自湖南北十州為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為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為東漢，而荊歸峽三州為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州	梁	唐	晉	漢	周
汴	都	有（宣武）	都	都	都

洺	都	都	都	都	都
雍	有（永平）	都	有（晉昌）	有（永興）	有
兗	有（泰甯）	有	有	有	有（罷）
沂	有	有	有	有	有
密	有	有	有	有	有
青	有（平盧）	有	有	有	有
淄	有	有	有	有	有
齊	有	有	有	有	有
棣	有	有	有	有	有
登	有	有	有	有	有
萊	有	有	有	有	有
徐	有（武甯）	有	有	有	有
宿	有	有	有	有	有
鄆	有（天平）	有	有	有	有
曹	有	有	有（威信）	有（罷）	有（彰信）
濮	有	有	有	有	有
濟					有（太祖置）
宋	有（宣武）	有（歸德）	有	有	有
亳	有	有	有	有	有
單	有（輝州）	有（改曰單州）	有	有	有
潁	有	有	有	有	有

陳	有	有	有（鎮安）	有（軍廢）	有（復）
蔡	有	有	有	有	有
許	有（匡國）	有（忠武）	有	有	有
汝	有	有	有	有	有
鄭	有	有	有	有	有
滑	有（宣義）	有（義成）	有	有	有
襄	有（初曰忠義後復爲山南東道）	有	有	有	有
均	有	有	有	有	有
房	有	有	有	有	有
金	有蜀（武雄）	有蜀	有（懷德尋罷）	有	有
鄧	有（宣武）	有（威勝）	有	有	有（武勝）
隨	有	有	有	有	有
郢	有	有	有	有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復	有	有	有	有	有
安	有（宣威）	有（安遠）	有（罷軍）	有（復）	有（罷）
申	有	有	有	有	有
蒲	有（護國）	有	有	有	有
孟	有（河陽三城）	有	有	有	有
懷	有	有	有	有	有
晉	有（初曰定昌後曰建甯）	有（建雄）	有	有	有

絳	陝	虢	華	商	同	耀	解	邠	甯	慶	衍	威	鄜	坊	丹	延	夏	銀	綏	宥
有	有（鎭國）	有	有（感化）	有	有（忠武）	岐（義勝）有（崇州靜勝）		岐（靜難）有	岐有	岐有	岐有		岐（保大）有	岐有	岐有	岐（忠義）有	有（定難）	有	有	有
有	有（保義）	有	有（鎭國）	有	有（匡國）	有（復曰耀州改順義）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彰武）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高祖置）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隱帝置）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罷軍）	有	有	有（罷軍）	有	有	有	有	有	有（改曰環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靈	鹽	岐	隴	涇	原	渭	武	秦	成	階	鳳	乾	魏	博	貝	衛	澶	相	邢	洺
有（朔方）	有	岐（鳳翔）	岐	岐（彰義）	岐	岐	岐	岐（雄武）蜀（天雄）	岐蜀	岐蜀	岐蜀（武興）	岐（李茂貞置）	有（天雄）	有	有	有	有	有（昭德）	有（保義）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唐有（鄴都）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安國）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鄴都）	有	有（永清）	有	有（鎮甯）	有（彰德）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鄴都）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鄴都）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磁	有（改曰惠州）	唐有（復曰磁州）	有	有	有
鎮	有（武順）	唐有（成德）	有（順德）	有（成德）	有
冀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深	有	唐有	有	有	有
趙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易	有	唐有	有	有	有
祁	有	唐有	有	有	有
定	有（義成）	唐有	有	有	有
滄	唐（橫海）	有	有	有	有
景	唐	有	有	有	有（廢）
德	唐	有	有	有	有
濱					有（世宗置）
瀛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漠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雄					有（世宗置）
霸					有（世宗置）
幽	唐（盧龍）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涿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檀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薊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順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營	唐	有（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平	唐	有（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蔚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朔	唐（振武）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雲	唐（大同）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應	唐	有（彰國）	契丹	契丹	契丹
新	唐	有（威塞）	契丹	契丹	契丹
嬀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儒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武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寰		有（明宗置）	契丹	契丹	契丹
忻	唐	有	有	有	東漢
代	唐（雁門）	有	有	有	東漢
嵐	唐	有	有	有	東漢
石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憲	唐	有	有	有	東漢
麟	唐	有	有	有	東漢
府	唐	有	有（永安）	有（罷軍）	有（永安）
并	唐（河東）	有（北都）	有	有	東漢
汾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慈	唐	有	有	有	有

隰	唐	有	有	有	有
澤	唐	有	有	有	有
潞	唐（昭義）	有（安義）	有（昭義）	有	有
沁	唐	有	有	有	東漢
遼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揚	吳（淮南）	吳	南唐	南唐	有
楚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泗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滁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和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光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黃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舒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蘄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廬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保信）
壽	吳（忠正）	吳	南唐（清淮）	南唐	有（忠正）
海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泰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濠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通					有（世宗置）
潤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常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宣	吳（甯國）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歙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鄂	吳（武昌）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昇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池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饒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信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江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洪	吳（鎭南）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撫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袁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吉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虔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筠			南唐（李景置）	南唐	南唐
建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汀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劍			南唐（李景置）	南唐	南唐
漳	閩	閩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泉	閩	閩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福	閩（武威）	閩	吳越	吳越	吳越

杭	吳越（鎮海）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越	吳越（鎮東）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蘇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湖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宣德）
溫	吳越	吳越	吳越（靜海）	吳越	吳越
台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明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處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衢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婺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睦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秀			吳越（元瓘置）	吳越	吳越
荊	南平（荊南）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歸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峽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益	蜀（成都）	有後蜀	蜀	蜀	蜀
漢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彭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綿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眉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嘉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劍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梓	蜀（劍南東川）	有後蜀	蜀	蜀	蜀
遂	蜀（武信）	有後蜀	蜀	蜀	蜀
果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閬	蜀	有（保甯）後蜀	蜀	蜀	蜀
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陵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資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簡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邛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黎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雅	蜀（永平）	有後蜀	蜀	蜀	蜀
維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茂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文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龍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黔	蜀（武泰）	有後蜀	蜀	蜀	蜀
施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夔	蜀（鎮江）	有後蜀	蜀	蜀	蜀

忠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萬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興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利	蜀（昭武）	有後蜀	蜀	蜀	蜀
開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通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涪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渝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瀘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合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昌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巴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蓬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集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壁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渠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戎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梁	蜀（山南西道）	有後蜀	蜀	蜀	蜀
洋	蜀（武定）	有後蜀	蜀	蜀	蜀
潭	楚（武安）	楚	楚	楚	周行逢
衡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澧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朗	楚（武平）	楚	楚	楚	周行逢
岳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道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永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邵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全			楚（馬希範置）	楚	周行逢
辰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融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郴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連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昭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宜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桂	楚（靜江）	楚	楚	南漢	南漢
賀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梧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蒙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嚴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富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柳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象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容	南漢（甯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邕	南漢（建武）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封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恩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春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新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竇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韶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廣	南漢（清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橫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賓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鬱林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英	南漢（劉龑置）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雄		（劉龑置）	南漢	南漢	南漢
瓊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儋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萬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羅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瀧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辨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後唐滅梁，復為宣武軍。晉天福三年，升為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為都，唐故為東都，梁為西都，後唐為洛京，晉為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為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復為西京。晉廢為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置彰信軍。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置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

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為忠義，襄州復曰山南東道。

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建甯，唐改曰建雄。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遂入於蜀，至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爲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時，茂貞養子溫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義勝曰靜勝，後唐復曰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鎮甯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遂入於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洺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爲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於邢州，而澤潞二州入於晉。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義軍，唐晉之爭，或入於梁或入於晉。梁以邢洺磁三州爲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國。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晉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即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幷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廬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淸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甯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州，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甯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淸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僞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於今者，略注於譜：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單州

之金鄉爲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爲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不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爲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三縣爲屬而治解。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方渠，甯州之木波烏崙三鎮爲屬，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爲通遠軍。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二年廢爲定遠軍，割其屬安陵縣屬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爲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爲名。初五代之際，置榷鹽務於海傍，後爲贍國軍。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臺爲屬縣而治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爲屬，尋廢。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漠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爲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爲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而治靜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爲屬，而治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爲屬，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爲清湘縣，又割灌陽縣爲屬，而治清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瓘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爲屬而治之。

雄州：南漢劉龑置，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劉龑割廣州之湞陽置，治湞陽。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鄢陵太康五縣還其故，晉升汴州爲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邱：晉改曰杞，漢復其故。長垣：唐改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衞州。

葉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邱：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邱，唐復其故，晉改曰膠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爲裕州，屬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權於京涼置渭州，而縣廢。後唐清泰三年以故平涼之安國、耀武兩鎭置平涼，屬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兼治其民。後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鄜州咸甯，周廢。

稷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慈州仵城、呂香，周廢。

大名府大名：唐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棣，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濮州頓邱，晉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爲軍，六合爲雄州，周復故。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汊川：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郢州臨湍，漢改曰臨瀨；菊潭、向城，周廢。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慈邱，周廢。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隨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又改漢東，漢復舊。

雄勝軍：本鳳州固鎭，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鎭，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鎭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

其方鎭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曾鞏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甯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以上豫事。）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以上給粟不能自食者。）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以上平糶。）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以上以工代賑。）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以上醫病瘞死。）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余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豈弟之實在于身者，此不著。蓋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曾鞏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東江即曹娥江也。西江爲西小江，當即錢清江耳。）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揵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

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益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以上溉田之多。）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以上斗門蓄泄之利。）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歷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以上廢湖爲田。）自此以來，人事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邱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以上雜陳八種論說。）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萬，刑有杖百至于徒三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顗不

聽，又求休䗲湖爲田，顥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鎭，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尙多傳于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歷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以上習俗苟且，難於舉事。）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堤壅水而已。（湖不必濬前八說中所無，益堤壅水，即刁約張伯玉之言也。）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堤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以上二說必不可用。）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往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多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以上兼收衆說，全在必行。）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于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于兩縣，問書于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臥龍齋。

尋常演算之時，忽逢難題，窮思冥索，
未易解答，試問：精神上所感痛苦何如？
倘君已備～～～

算術難題五百問詳解

於一切困難，即可撤底解決，
下筆敏捷如飛，毫無思索之苦。

全書一冊・定價八角

「所選材料」：完全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個個算題，切合實用，包羅美備。舉一反三，有駕輕就熟之妙。

「解答順序」：一擬題，二公式，三詳解，重要之處，俱加圖例，剝繭抽絲，無異熱心教師，當面指導。

「編制方式」：先整數，次分數，從簡單至複雜，關於四則算術最不易解答而又常遇的難題，一覽無遺。

本書為算術書中僅有之創作，從四則習題之基本訓練中，使人人獲得數學之深切認識與應用，包括算題五百個，分為五十二類，每一算題，必用淺顯的文字，推究其原理，闡明其變化，與普通算術課本之編制與內容，截然不同，讀者備此一書，以供參考，不特任何難題，俱可自由解答，且一經熟習，於日常或考試計算時，可養成敏捷之習慣。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六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雜記之屬

禮記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周禮梓人:

梓人為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頹爾如委矣。苟頹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

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周禮匠人：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之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個，闈門容小扃參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徹參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一，大防外閷。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周禮輪人：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凡斲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其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捎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

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强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渭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于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周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周禮輿人：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周禮輈人：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復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于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兎之圍。參分其兎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車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自伏兎不至軌七寸，軌中有灂，謂之國

軫。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周禮弓人：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壓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勢，（勢自然之形勢也，謂本曲也，亦謂堅勁也。）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菑，斯也，析也，謂以鋸析之也，栗，裂之，假借字也。迆謂迆，衺失木之理也。）則弓不發。（發謂弓後有傷動也，發讀爲撥，戰國策弓撥矢鉤，荀子亦有撥弓枉矢。）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昔，與錯通，文理交錯也。）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𦤣而休於氣。（蹙，近也，𦤣與腦通，休讀爲煦。）是故柔，柔故欲其勢也。白也者，勢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謂弓淵也。讀如秦師入隈之隈。）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𦤣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摶，圜也。廉稜鄂分明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剽疾也。）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敝謂椎打嚼齧，欲得勞敝，謂熟之又熟。）漆欲測，絲欲沈。（測，猶清也。沈謂絲如在水中時色。）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奠，讀如定。）冰析灂，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洽，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驗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目，幹之節目，荼讀爲舒徐也。）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强，强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蟾，恆由此作。（蟾，絕起也。）故角三液而幹再液。（液漬水也。三漬，再漬，所以伸其材，達其性。）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帤謂弓中裨幹，雖用整木，仍以木片細副之。需謂不充滿。）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大脩言極久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恆角而短。（恆讀爲框，框竟也。）是謂逆橈。（角短則柎必長，中央强直，而隈之曲處如折，故曰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引引滿也，釋放弦也，校疾也。）恆角而達，辟如終紲。（達謂角自柎直達於簫，是太長也。終紲，謂常若有竹𢧵縛之

者。）非弓之利也，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茭解謂隈與簫相接之處，弓幹之端，析爲兩歧，而以簫剸入幹，勢向內簫勢向外形利有變，故抗弦有力，是以校也。）于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恆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撟幹欲孰于火而無贏，撟角欲孰于火而無燂。（贏，過孰也，燂炙爛也。）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于外，必動于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長，其柎畏而薄其敝。（峻，謂簫隈之中隆起，挂弦者，敝謂把處，柎謂把處之左右將接角隈者。）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下柎謂柎不高而力弱也。興謂把處有搖撼之患。）爲柎而發，必動于閷，弓而羽閷。（閷者，角與柎相接之處，羽，讀爲扈，緩也。）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牚之。（弓與興爲韻，發與閷爲韻，強與防牚爲韻。）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量其力有三均，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有讀爲又 又謂其力 又均也，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荼，古文舒假借字。）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勢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和弓擊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周禮　矢人：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茀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一在前者，前有鐵重，與二在後者，亭平也。五分而二在前，則鐵稍輕矣。七分而三在前，則鐵更輕矣。）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矢之匕中博，自博處至鋒，謂之刃，長一寸。全匕全至二寸。矢中有脊徹高圍寸，並脊計之，博則不滿寸矣。）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

相笥欲生而搏，同搏欲重。（生，謂無瑕釁也，搏，圜也。）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栗。

漢修西嶽廟記：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設五嶽之奠，升柴燎煙，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皇來儀。暨夏殷周，未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驕穢，篤災必降。秦違其典，璧遺鄗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埽頑凶，更率舊章，敢用元牡，牲牲必充。天惟辟祐，萬國之康。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於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強虣，撫瘠民，二郡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寵祿之報，顧民之則，孟冬十月，齊祀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世室不修，春秋作譏，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讜，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禎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蹔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泰山，邸邑猶存。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蒙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蠲賦，克厭帝心。嘉瑞仍畜，風雨應卦，滋潤品物，（滋與孳同）君舉必書。況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元石，銘勒鴻勛，垂曜億齡，永有銘識。其辭曰：

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陰積為川。泰氣推否，洪波況瑧。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列祀典，辨于群神。因瀆祭地，嶽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縣煌煌，受茲介福。京夏密清，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遂奉神祀。改傳飾廟，籥有攸齊。降瑞畜祚，景風凱悌，想風及雨，成我稷黍。稽民用章，建又室宇。刊銘記誦，克配梁甫。

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

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龍為后土。及其沒也，遂為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為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脤。土膏恆動，於是祈農。又頌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中國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春秋時，有子華為秦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為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虞延為太尉司空，封公。至嘉平，延弟曾孫放，字子卿，為尚書令。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績，封召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措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監爰暨邦人，僉以為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善餘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相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云：

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于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聿

彰。白鳳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勳既立，錫茲上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康。神人協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刊銘金石，永世不忘。（漢碑多酬應諛頌之文，此碑亦專爲虞氏而作。）

王延壽桐柏廟碑：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譴，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甲，郡守奉祀，務潔沈祭。（務潔碑作齊絜，洪景伯以爲齊字當是字齋。）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到，遣行承事。（隸釋，作遣丞行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災，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穹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宏敞，宮廟高峻。祗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牲牷，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異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預祉，民用作頌。其辭曰：

泫泫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取，定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恭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植。望君輿駕，扶老攜集。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於萬億。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蹊徑似倣此文，而青勝於藍，不啻百倍。）

王粲荆州文學記：

有漢荆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敍經志業，川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閒，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他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胄。氏肩纖鍾，川逝泉涌，亹亹如也！競競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歷，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

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敍。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勳格皇穹，聲被四宇。

晉造戾陵遏記：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㶟水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

秦氏之殿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丁孔齊，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滮池以爲甘澤。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賸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維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繦負而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于是二府文武之上，感秦國思鄧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並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滮滮循除鳴，斯立痛埽溉。對樹二柘，白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韓愈鄆州谿堂詩并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蓴心一力，以供國家之

職。（以上鎭鄆大閫。）於是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鎭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以上三方繼變，鄆而鄆常安。）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腐椎髓，公私埽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鎭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能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致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以上論前後之難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尙書右僕射，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修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溪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惟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以上作溪堂。）徵詩歌。）其詩曰：

帝奠九壤，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蟊，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溪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溪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溪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溪有蘿苉，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庥。

韓愈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有，載狐兔者；凡馬

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一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兎、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胄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韓愈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萬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極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祝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水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以上言南海神之尊，祀事之嚴。）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旣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以上言前刺史不躬親其事。）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尙書左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愼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爲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以上敘孔公親往將事。）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五鼓旣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飆送驅，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嗷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

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以上祀神，獲福。）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瘐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四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匃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冑，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万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以上附敍孔公諸善政。）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宏，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四字句，凡百廿句，漢賦之氣體也。）

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惟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甯，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噭嘑，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閈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惟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惟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韓愈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當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

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群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衢州有偃王廟，其事本支離漫誕，文亦以恢詭出之。其神在若有若無之間。）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鬭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迹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以上以秦配徐，彰偃王之有後。）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成，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以上述衢州所以有偃王廟。）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粥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圖像之威，黯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缺。祈吡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群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以上敍達夫修廟。）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於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綿。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胥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閒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士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敎。盡惠廟

民，不主於神。惟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嬰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以上生能澤其氣。）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甯、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以上死能食其土。）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甯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並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韓愈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荊南以旄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湘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迹。因為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蠶後，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概有詳，而綴以詩。（以上敘立碑之由。）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為縣氏。春秋世，陳常歷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遏黃，唱業於前。至司

徙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遷，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鸒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元。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于公。（以上歷敘先世。）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惟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愼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滑蜀襄荊，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烈，以教無忘，可謂大孝。（以上袁公滋歷官功績。）詩曰：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舍。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雖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莅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爲，順執即宜，以諏以龜。以平其巘，犀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籩鉶。肩臑胉骼，其尊元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曾維武，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祗。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韓愈烏氏廟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章，議用師于恆，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月中，中四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讙。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提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以上敘立廟之由。）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以上敘烏氏先世及近四代。）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

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于其地。（以上專敍贈尚書烏承玭。）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壃壚。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怠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韓愈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滕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韓公貶陽山，由湖南郴州以往，未過南昌，故曰便道取疾。貶潮州亦然。）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修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韓愈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

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衞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谿，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柳宗元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山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遊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宗元鈷鉧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帀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

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柳宗元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邨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重，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君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柳宗元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涖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攲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鬥，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疏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蓺是野，眉龐齒齯，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旣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柳宗元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

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參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淸，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宗元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靑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宗元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靑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淸深多鯈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巓，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柳宗元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埽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宗元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

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更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爲圂，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迴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嶛闊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宗元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絕南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恆盈而不流。南有山，正屛而崇，類方者，曰屛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屛，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於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屛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糈稌、陰酒，（方望溪云：形，當作刑，鉶羹也。見周官內外饔職。）虔則應。在立魚，其間多美南，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柳宗元零陵三序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陵，泉出石中，沮洳汙塗，食羣畜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

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涖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首露服。民旣卒稅，相與歡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召。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翳薈，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𧄍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於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昌黎誌東野則倣東野；樊宗師則倣宗師，其作羅池碑，似亦倣此等文爲之。然如裨諶宓子等句實未脫唐時駢文畦徑，昌黎不屑爲也。）

柳宗元序飮：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飮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飮。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飮者與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洑，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飮。而洄而止而沈者，飮如籌之數。旣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忭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飮，或再飮。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飮，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飮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金竹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逖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飮以貽後之人。

柳宗元序棊：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游，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爲，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

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敍。

范仲淹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呑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靡靡，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檝摧；薄暮冥冥，虎嘯猨號。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歐陽修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之士見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平。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

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踰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為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歐陽修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為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求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歐陽修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

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曾鞏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祭.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敎也。使動於視聽四支者，必宜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敎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敎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疑固然！（大疑固然四字，似當作固然無疑。）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敎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

數若干，而祀飲㝛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徒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見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嚮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也之，十二月某日也。

曾鞏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分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以上漢之學者。）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以上今之學者。）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以上言漢宋雖異，貴有化導之方。）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

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荀，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廄，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旣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以上筠州立學請記）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曾鞏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旣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旣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以上言黨錮諸公之賢）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以上言孺子與黨錮諸公事異而志同）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顚，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孺子之進退惟其時）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尙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以上敍修葺祠堂）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尙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曾鞏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荊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閒，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邱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

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以上長渠之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洩，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以上孫永治長渠。）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西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疑作及。）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蹟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以上孫永修復古迹，亦因山川高下之勢。）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以上作記之由。）

會鞏　齊州二堂記：

齊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于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謂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邱，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衞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衞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衞，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

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乃居嬀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遂因嬀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淸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淸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其辨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已丑記。

曾鞏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角鼓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爲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庸，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閎盜庫，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郞，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郞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觀聽，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乘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氣體頗近退之，但少奇崛之趣。）

王安石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

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以上，古立學之本意。）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以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士，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率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以上學廢乃立孔子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令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邪！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以上，林肇因廟立學。）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愼刑而易治。而吾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之今而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以上衆美悉備，求爲可繼。）

王安石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以，杙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

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益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之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急務，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之人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矣。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

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謝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阼，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詳，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廷。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蘇軾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

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破劉漢宏，幷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幷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眎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蘇軾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韋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有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呼！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

稈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齊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蘇軾石鐘山記（自咸豐四年十二月，楚軍水師在湖口爲賊所敗。自是戰爭八年，至十一年乃少定。石鐘山之片石寸草，諸將士皆能辨識。上鐘巖與下鐘巖，其下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彭侍郎玉麐於鐘山之頂建立昭忠祠，乃知鐘山以形言之，非以聲言之。酈氏、蘇氏所言，皆非事實也。）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轍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

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下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閒，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谿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出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邪！」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是之。及其旣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歸有光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衆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孃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扉，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閒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迹，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余旣爲此志，後五年，余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寗，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今不修。其後二年余久

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姚鼐儀鄭堂說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邱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裒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嵩門，及其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綢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雖駁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蘄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撝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撝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撝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撝約之才，志學不怠，又知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漸其蓺，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未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撝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撝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印行

標點 經史百家雜鈔（全三冊）

定價大洋三元六角

標點者 謝葦豐

校閱者 方秩音

出版者 東方文學社

發行人 王裕聲

總發行所 上海東方書局 四馬路麥家圈

文公直編

曼殊大師全集

最完備本

每冊一元二角

曼殊大師爲近代文學界中一個怪傑其思想之純潔高尚見解之明敏超凡文筆詩思精闢獨到詩歌之情感眞摯可謂一時無雙而本書材料較各家刊本增加新發現遺軼二十餘篇譯文二篇譯詩十二首誠爲最完善本

詩文集 每冊七角

小說集 每冊五角

凡已備全集者不必購此以免重複

005240



¥2.00